

▲思想者营地

“坐家”生涯

靳小倡

作家被谑称为“坐家”，坐在家里潜心创作，这种独拥书城、南面为王的惬意，不是久惯此道的我辈中人，是很难体会得那么完全和细致的。构思时，要坐如钟，如老僧入定；出手时，要坐如甌，一气呵成。有句笑话说：伟大的作家与平庸的作家不是笔头分优劣，而是坐功见高下。试想，像雨果、狄更斯、巴尔扎克、托尔斯泰那样著作等身的文豪，若非坐功盖世，三辈子也写不出那么多的作品来。

既要坐得稳，稳如磐石；又要坐得安，安如泰山。我原先信奉的是“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半句空”，因此一直委屈着自己疲惫不堪的坐骨神经。近两年，我身上潜滋默长了几许贵气，硬椅冷凳，别说久坐，望着便发怵。于是，往上面加软软的垫子，仍嫌不足，总思谋着要买一张真皮转椅。那想法强烈时，你别说，真还有点坐不住了，到家具市场逛过几回。好在这不算什么大手笔，心想

事成又有何难？可始料不及的是，往那真皮高背的老板椅上一坐，转溜几圈，底盘万分舒服了，脑子里却一片混沌。有什么办法，就这寒命，我注定今生今世要与又冷又硬的座椅结下不解之缘。

在家里，我不写作时仍旧得坐着。你或许会问：还傻坐着干吗？答案是两个字——读书。作家也仍要读书要修炼，像老僧非修成“佛”，老道非修成“仙”不可。作家总该有间像模像样的书房才好。我所说的“模”，是指有一定规模，即藏书量至少在一千册以上；我所说的“样”，是指房间不可无雅相，名家字画与精巧的小摆设均不可少。

有时，我见某人家里没几本可堪入目的书籍，他却英勇地成为了作家，甚至是“名作家”，便由衷佩服他有铅刀屠龙的本领，能够“不读书的人写书给读书人看”。对于这样高明的同行，我总要特别地刮目相待。

好的文人也该是动如脱兔、静如处子的，动则壮游四方，静则宜室宜家。壮游就不用多说了，考察各地的风物民情。后面这两个“宜”字，则为浓淡相宜，讲究的自然是居室的气氛和私人空间的情调。雅则有琴棋书画，俗则有花鸟虫鱼，可谓雅俗共赏。目之所视，耳之所闻，无不心旷神怡。

清贫无碍于高格调。见过了一些暴发户金楼银屋的恶俗，反觉得自家白壁上的字画和隙地间的花木更加新鲜可爱。闲时听听大师们的乐曲，借此澡雪精神，那种通透感，徒有万贯银钱的俗之輩何能体会到千分之一？通常所说的“灵魂净化”，是更为复杂的“污水处理技术”，那种远在境界之上的东西，则除了优雅，还须神明自照，得到悟性的极力成全。

坐家久了，我更喜欢简洁的风格，只求自在自得，任何堆砌都无必要。美国诗人史蒂文斯将一只灰色无釉的坛子置于田纳西州的山头，荒野骤然向它围拢，他以超凡的想象力绑架了大自然；我坐在书桌前，最美妙的感觉也是，家具、字画、书籍、花草、木雕、瓷器，一切的一切，都以我为中心，显得一丝不紊。

就这样，我坐在家里，任春秋嬗递，日月浮沉，心有所思，口有所言，笔有所动，处一室如处江湖，笑傲由我不由人。



深圳湾大桥

刘玉松

摄

今天看到一首诗，其中有一句“我思君时君思谁”。这句话很好，它道出了人的一种心思，就是当一个人思念另一个人时，便会生出的一种情绪：我在思念你，而你此刻，是不是也像我思念你一样的在思念我呢？

我们的写作方法有许多种，“借物言志”“借物抒情”“借古喻今”，这些都常见。其实还有一种“借人映己”，这种写作方法在古诗词中也常见。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杜甫的《望月》，此诗借妻子望月思念自己来写他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和牵挂。全诗写自己被人思念的情景，我们读来却更觉得凄婉唯美。

“借人映己”手法用到绝妙处的人我觉得是苏轼，他的《永遇乐·长忆别时》就很好地运用

前年儿子要给我买一个智能手机，我还在心里嘀咕：啥智能不智能的，手机只要能打电话、接电话就行了。但是，买来后，我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，其他的暂且不说，光微信一项就让我如醉如痴了。

以前，我是学校收发室的常客，每天必须风雨无阻按时去那里，远看《参考消息》，近看《邵阳日报》，只要去那里待上半个小时，就“秀才不出门，全知天下事”。但近来我去得少了，因为手机上面的新闻网上，大小新闻都有，还分门别类，新闻、热点、财经、视屏，想看什么，你就点击什么。更重要的是许多微信群里不同的人发来的不同信息，有惊心动魄的，有娓娓道来的，让你安坐沙发上，就可看天地时暖时热、世界云卷云舒。

因为琐事缠身，好久没到老家去了。但是老家的变化却时时通过微信呈现在我的眼前：以前从我家门前通过的3.5宽米的村道今年扩展成了4.5米宽的乡道；从今年起，家家户户横在屋脊的个储水罐统统作废，因为县里为我

▲品茗谈文

我思君时君思谁

朱丽娟

了这种手法。全词写与孙巨源别时别后的情景，其中那句“凭仗清淮，分明到海，终有相思泪”最是叫人怜惜。这清清的淮河水，从汴京流来，里面全是孙巨源思念我的眼泪啊！这也正是作者的心思，他也在深深地思念着这位好友，并记得当初自己与他“卷珠帘，凄然顾影，共伊到明无寐”。该有多少知心的话啊，竟一宿无眠，直到天明。虽然已经分别，但是这份情意，那“回廊晓

月，也应暗记”。连天上善变的月亮都记下了，何况他们自己？

苏轼一生浮浮沉沉，他可謂是真正懂得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的人。他一生不乏敌人更不缺友人，然他也有“我思君时君思谁”的疑问，这一点，在他的词《行香子·丹阳寄述古》中可见。全词上阕描写了他回忆与述古游玩的情景，“情何限，处处销魂”。而今苏轼回想，也不禁疑问，今日的述古，又是携谁人出游他们曾经游玩过的地方？可曾在某

一处留下他们足迹的地方把他想起？而今自己身遭贬谪，曾经的同僚好友还会有谁记得自己呢？也许只有“湖中月，江边柳，陇头云”了！苏轼性格豁达，有时也不免有这样的感叹，何况我们这些泛泛之輩。

“我思君时君思谁”，这样的疑问和不自信来自于哪里呢？想来皆是因为离别了！想人间最苦是离别，如果不曾分开，又何来思念，如果没有刻骨的思念，又怎会生出这样凄楚的一问呢！

想起南宋词人石孝友的一首《眼儿媚》：“愁云淡淡雨潇潇，暮暮复朝朝。别来应是，眉峰翠减，腕玉香销。小轩独坐相思处，情绪好无聊。一丛萱草，几竿修竹，数叶芭蕉。”瞧瞧，把离别写得多么销魂。

婚，有人抑郁等等。别人生病了，是要亲自去看望的，高考失利了，是需要安慰的，有人离婚，但你不明情况，鼓励、安慰都不妥，在微信群里三缄其口是上策。

微信，可是一个汇集古今中外、天文地理知识的场所，让我拓宽了知识面。微信拉近了我 and 亲戚朋友的关系，他们虽然远在天涯海角，但在微信的帮助下，一下子可近在眼前，难怪有人说自从有了微信，地球就变小了。微信代替了钱包，只要扫描二维码，一桩买卖马上搞定。于老人而言，再也不会出现出门忘记带钱包或者掉钱的事情了。微信还告诉我们怎样做人，大家在群里永远都要传播“正能量”，什么话当讲，什么话不当讲，似乎也有不成文的规定。读微信还可以识人性呢，在群里，有人猎奇，有人诙谐，有的则是言有尽而意无穷……性格急缓，心胸宽窄，境界高低，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。

人老了，幸好碰到了微信这个东西，似乎又让我年轻了许多。（作者系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）

▲煮酒论史

隆回巡检司的裁撤

易立军

隆回巡检司在隆回县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道光《宝庆府志》卷五十九“形胜记”载：“明时宝庆，流贼内江，苗獠窃发用兵者，屢矣，置巡司、哨堡、关隘以防御之。巡司之在邵阳者一，曰隆回司，以控隆回乡及十六岗（编者按：岗同“峒”）者也。”

到目前为止，笔者发现最早记载“隆回巡检司”的官方材料为明朝嘉靖《湖广图经志书》，该书卷十六“宝庆府”云：“隆回巡检司，在（邵阳）县北一百八十里，洪武五年开建，置官巡检一员，吏一名。”

“隆回巡检司”何时裁撤，本人没有见过清朝官方有明确记载。1994年出版的《隆回县志》中的“大事记”载：“洪武五年（1372），隆回巡检司在今司门前设立。清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裁撤。”2015年出版的《隆回县司门前镇志》亦说：“巡检司直至清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裁撤，长达470年之久。”言之凿凿，但我不知两书下此断语的根据是什么。

据《林文忠公日记》记载，道光十七年，林则徐巡视湘西，八月二十三日，“又十里乌树下，借宿萧氏宅，仍张令具膳……隆回巡检冷梅开，距此六十里，俱来迎”。道光《宝庆府志》卷十五“取官·隆回巡检”载：“冷梅开，江西义宁州人，监生，道光九年十月任，二十三年十二月去。”这就奇怪了，道光二十二年裁撤了隆回巡检司，巡检次年年底才离职。

道光二十五启动《宝庆府志》的编撰工作，道光二十九年完工，该书记载了“《宝庆府志》纂辑街名”，其中有“邵阳隆回司巡检何珮”。

宝庆府内长鄧、黑田、紫阳等巡检司被裁撤，均明具时间，如果隆回巡检司被裁撤而不记时间，显得有些不合合理。

《鹤田陈氏九修族谱》记载了静斋公于光绪年间捐助协修隆回司仓颉庙。邹宗德先生主编的《古代楹联集》，收录了隆回人欧阳遁佛于光绪年间撰写的《挽化鹏巡检》联对。最具说服力的是光绪《邵阳县志》，该书卷七“官师·巡检”记载了隆回巡检司许多巡检的信息：“冷梅开，义宁州人，道光九年任。倪玉龄，山阴人，道光二十三年任。何珮，西宁人，道光二十六年任。赵森，大兴人，咸丰七年任。谢光琮，松滋人，咸丰十年署。王德源，吴县人，同治元年任。卢震，新昌人，同治元年任。张瑞翔，江夏人，光绪二年任。”

综上所述，隆回巡检司的裁撤时间与清朝的倾覆是一致的，属政权瓦解后自然消失，绝不可能是道光二十二年。

（易立军，1968年生，隆回人，中国屈原学会会员，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▲学林漫录

季羨林的清华岁月

马媛媛

国学大师季羨林有记日记的习惯，当耄耋之年的他回忆自己的青春往事时，是从那些发黄的日记本里寻找着那美好的清华时光。

清华求学的四年，是季羨林人生成长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，因此，回顾这段往事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日记是最具体的生命痕迹的记录，回头翻看这些旧日记时，会感叹，或哑然一笑。原来，年轻的自己也那样激情澎湃，更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。“在日记里，不但可以找到以前的我的真面目，更可以发现我之所以成了现在的我的原因。”季羨林感叹地说。

八十多年前的清华大学是什么样子的？不妨跟着年轻的季羨林一同穿越时光隧道，来到那个大师辈出、学子刻苦、烽火连天的年代。年轻时的季羨林也是帅气的小鲜肉，从书中那张青年时期的照片可以看出。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，因而，也与众多外教、驰名中外的大师结缘，如朱自清、冰心、陈寅恪等。季羨林主攻外国文学，酷爱读书，清华图书馆是他最爱去的地方，沉浸于书海中怡然自得。

和很多大学生一样，季羨林也有他调皮可爱的一面。他会大骂考试，调侃教师，有时也偷懒不爱学习，为生活费发愁，对毕业论文感到无聊又不得不为，更让人想不到的，他也会借看女子篮球赛机会去看女生的大长腿……这些大学生生活中的喜怒哀乐，是那样有趣，又令人怀念。

在学习中，季羨林也与一些校友老师结下了情谊。他选修的两门课，陈寅恪先生的“佛经翻译文学”、朱光潜的“文艺心理学”，让他终生受益。两位大师的博学与谦逊，正直与认真，也感染影响了他。他旁听过许多老师的课，但是也有失败的一次，有回被冰心给婉言赶出课堂。多年之后，他问冰心此事，冰心老人则笑说不记得了。

在他的学生时代，正值日寇侵华，学生的命运也同国家命运一样，牵动人心。抗日志士血洒疆场，以死报国的精神也激励他刻苦求学，奋发有为。

从《清华园日记》这一段段简短的日记文字里，我们走近了青年季羨林的精神世界，日记里跃动着的一颗鲜活生动的心。从他的“朋友圈”，我们看到了季羨林交友处世的真诚。大师已远去，可是，先生之风，高山仰止，他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却是那样弥足珍贵。

（据《广州日报》）